

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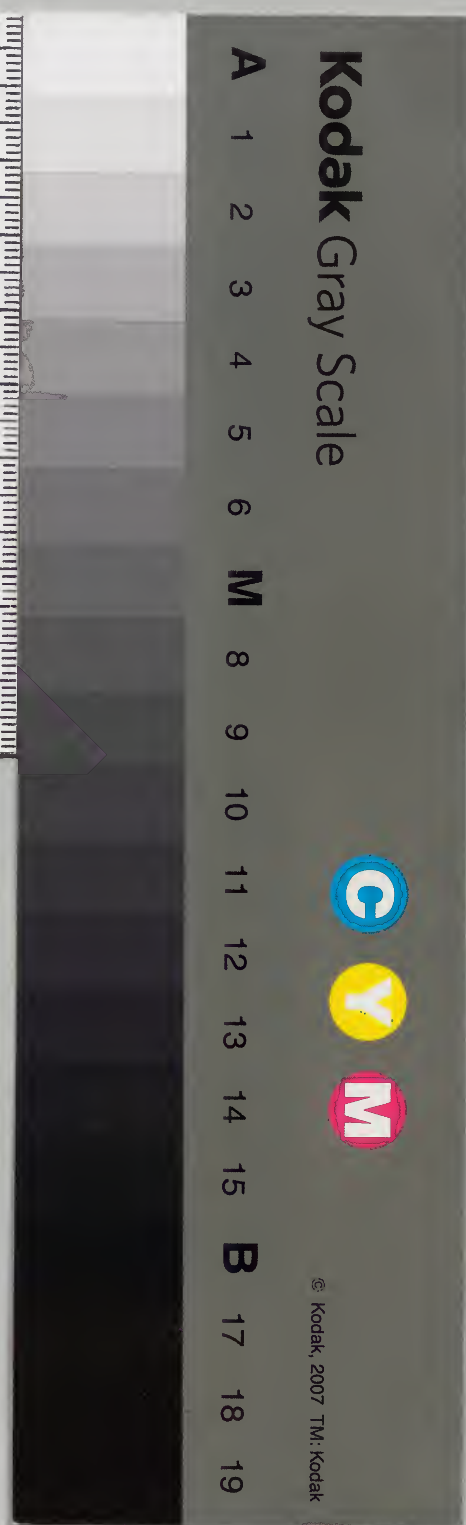
卷自九十九至百二
列傳

					漢書門
			二		
			一		
			三	九	
			八	六	
八	二	九	八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八	二		九
冊	架		函
四	二		六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56
冊數	82 (46)
函號	281 7

傳之七



唐書卷九十九

二李戴劉崔列傳第三十四庫

宋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救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李綱字文紀觀州蓆人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瑗慕張綱
為人改焉仕周為齊王憲參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
誣左其罪綱矢死無撓辭及憲誅露車載尸故吏犇匿
綱撫棺號慟為瘞訖乃去事隋為太子洗馬太子勇宴
宮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

寬元九年

六十

官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活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不
爲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爲樂耳後勇
廢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
至此太子資中人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奈何
歌舞鷹犬織兒使日侍側何特太子罪邪帝曰以汝爲
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曰朕過矣擢
尚書右丞時楊素蘇威用事綱据正不詭迎隨素等多
憾會大將軍劉方討林邑素言林邑多珍貨非綱不可
任遂署行軍司馬方揣素指數危辱之幾殆軍還不得
調稍除齊王府司馬復詔出南海應接林邑久不召乃

身入奏威劾綱擅去所部以屬吏會赦免屏居鄆大業
末賊帥何潘仁劫爲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授丞相
府司錄參軍封新昌縣公領選舉受禪拜禮部尚書兼
太子詹事齊王元吉爲并州總管縱左右攘奪民愁苦
宇文歆諫不聽騰狀顯言王坐免俄而復留下危惴劉
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
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竇誕佐之太原興土地兵十
萬粟支十年奈何一旦棄去歆建此計我當斬于軍綱
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歆事王淺有關必諍今賴歆計使
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翼曰帝悟引綱升

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罰於是釋歆然猶貸誕也帝以舞工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家均土樂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為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綱在東宮太子建成尤加禮嘗游溫湯綱疾不從有進魚者太子使膾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鯉和鼎味公

一本如持作殆如書水內作水投

等善之若彌諧審諭固屬綱矣遣使賜絹二百匹後太子寢狎亡賴猜間朝廷綱頻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為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邪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為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又為尚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備位保傅冀得効愚鄙日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為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甚間太子覽書不懌所為益縱綱悒悒不自

寶延元年

賴固請老優詔解尚書帝以綱隋名臣手救未嘗名貞
觀四年復爲少師以足疾賜步輿聽乘至閣問以政事
詣東宮太子承乾爲拜每聽政必詔綱與房玄齡王珪
侍坐嘗言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爲難綱以
爲易故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及疾帝遣玄齡至家存
問明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太子爲
立碑初齊王憲女嫠居綱厚卹之及卒女被髮號哭如
喪其親然綱在隋宦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爲卿
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爲敗故綱雖顯於
唐數稱疾辭位云孫安仁安靜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

庶子太子忠廢還邸寮屬奔散獨安仁泣拜而去終桓
州刺史安靜天授中爲右衛將軍武氏革命羣臣皆勸
進安靜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俊臣問狀安靜曰正以
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吾誰欺俊臣誣殺之會
昌中錄忠臣後訪子孫已絕乃贈安靜太子少師自綱
五世同居安仁安靜復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衰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祖琰爲魏度支尚書大亮有文武
才略隋末署龐玉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玉戰敗大亮
被禽賊將張弼異之就執百餘人皆死獨釋大亮引與
語遂定交高祖入關大亮自歸授土門令方歲饑境多

盜賊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賣所乘馬稍稍資業之勸墾田歲大熟間出擊盜所至輒平秦王行北境下書獎勞賜馬五乘帛五十段項之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營說豪帥爲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至步而返帝聞之悅擢金州總管府司馬王弘烈據襄陽詔大亮安撫樊鄧因圖之進擊下十餘城遷安州刺史復使徇廣州至九江會輔公祐反以計禽其將張善安公祐方圍馱州刺史左難當固守大亮率兵擊走之遷越州都督貞觀初徙交州封武陽縣男召授太府卿復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

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邪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賜胡瓶一雖亡千鎰乃朕所自御又賜荀悅漢紀曰悅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公宜繹味之時突厥亡帝遂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五匹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羸百員又置降胡河南詔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使以綏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之未附者峙糧積口賑其饑大亮上言臣聞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下本根四夷猶枝葉也殘本根厚枝

葉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不卽
俘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久安
計哉今伊吾雖臣遠在荒鹵臣以爲諸稱藩請附者宜
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爲藩臣謂之荒服者
故臣而不內所謂行虛惠收實福河西積困夷狄州縣
蕭條加因隋亂殘耗已甚臣愚願停招尉省勞役使邊
人得就農晦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八年爲劔南道巡
省大使會討吐谷渾爲河東道行軍總管與李靖俱出
北道涉青海觀河源與虜遇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
王獲雜畜數萬進爵爲公拜右衛大將軍晉王爲皇太

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宮
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臥十八年幸洛陽
詔副房玄齡居守玄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俄
寢疾帝親和藥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遼東役又言京師
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爲意就橐歎曰吾聞男子不死婦
人手命屏左右言終卒年五十九將斂家無珠玉爲舍
惟貯米五斛布三十端帝哭爲慟贈兵部尚書秦州都
督諡曰懿陪葬昭陵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
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撓至妻子未始
見惰容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陋狹甚在越州寫書

數百卷及去留都督署初破公祏以功賜奴婢百口謂
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為隸乎縱
遣之高祖聞咨美更賜俚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
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葬宗族無後者二十餘柩皆
祿加焉嘗以張弼脫其死及貴念有以報之時弼為將
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涂持弼泣悉
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
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為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世
皆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也歿後所育孤姓為大
亮行服如所親者十餘人兄子道裕貞觀末為將作匠

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
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缺宰相屢進名
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
悔之遂命道裕終大理卿大亮族孫迴秀

迴秀字茂之及進士第又中英才傑出科調相州參軍
事累轉考功員外郎武后愛其材遷鳳閣舍人大足初
檢校夏官侍郎仍領選銓汰文武號稱職進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張易之兄弟貴驕因撓意諧媚士論頓減俄
坐贓貶廬州刺史易之誅貶衡州長史中宗即位召授
將作少監累遷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出朔方道行軍大

舊書
上有其
字

總管還拜兵部尚書卒年五十贈侍中迴秀少聰悟多
通賓客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少賤妻嘗
詈媵婢母聞不樂迴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
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
置宮中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鄰獵中宗以為孝感旌
大門閭子齊損開元中以謀逆誅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隋
末為門下錄事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厚禮之為越
王侗給事郎王世克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
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

一本
作兵

舊書
上有其
字
藥
一本安
可作安
得

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克詭曰善俄脅九錫胄又切諫
不納出為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
引為府士曹參軍封武昌縣男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
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
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
不覺罪死當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尊
極不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錄無
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
天下公朕安可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
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繇

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邪胄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不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爲陛下惜之帝大感寤從其言胄犯顏據正數矣參處法意至祈秋豪隨類指擿言若泉涌帝益重之遷尚書左丞矜其貧特詔賜錢十萬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帝謂胄曰

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胄明敏長于操決無宿疑議者美其振職謂武德以來殆無其輩復拜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日供奉進民部尚書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由是檢校吏部尚書然好抑文雅獎法吏時以寡學爲訾貞觀四年以本官參豫朝政進爵郡公帝將修復洛陽宮胄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團疆夫富室悉爲兵九成之役又興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籍軍者督戎仗課役者責糧齋竭貲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洿下

年之有亡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則帑藏虛矣今
 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遽
 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胄所敷內緣政得失咸有可
 觀奏已卽削彙秘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
 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七年卒帝
 爲舉哀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諡曰忠以第舍陋
 不容祭詔有司爲立廟聘其女爲道王妃房玄齡魏徵
 與胄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爲
 後

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閱十數年

一本仗
作竭

一本非
下有是
字

父子繼爲宰相世詫其榮高宗嘗爲飛白書賜侍臣賜
 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
 玄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仗忠節贊皇猷皆見意
 於辭云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人有所訴率優
 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爲奏終不顯私恩由
 是當時多稱仁軌者號仁軌爲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
 有姬詣省至德已收牒姬乃復取曰初以爲解事僕射
 今乃非至德笑還之人伏其長者或以問至德答曰慶
 賞刑罰人主之柄爲臣豈得與人主爭也帝知歎美之
 儀鳳四年卒詔百官哭其第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

都督諡曰恭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初爲蕭銑黃門侍郎南略地
嶺表下五十城未還而銑敗遂以城自歸授南康州都
督府長史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治書侍
御史於時尚書省詔敕稽壅按成復下彌年不能決洎
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繁左丞戴胄
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比者
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雖欲自彊先懼貴謗故
郎中嘿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得專裁筦轄玩弛綱
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

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趨競也未幾拜尚書右丞洎健干
職於是尚書復治如徵時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
侍攝黃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
難詰究臧否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
級遼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彊不
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柔顏虛心聽納猶恐羣臣惴縮
不敢進況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迤其議哉夫天以
無言爲尊聖以不言爲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
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爲弊且今
之雍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求長久匪由辨博但當忘

一本求
作其

愛憎慎取捨若貞觀初可矣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
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權論致之若形神
心氣不爲勞也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
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
未故鼂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今太子
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
才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棄白日
陛下每退朝引見羣臣訪以今古各以得失而太子處
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而退以廣
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間者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

師傅察案具員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爲授以良
書娛以佳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
福也帝於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帝嘗怒
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
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兒
在吾膝前見朕悅諫熟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
哉稍遷侍中帝忽謂羣臣曰朕今欲聞已過卿等爲朕
言之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致
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
窮詰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

改之及征遼東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皇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意洎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語謬戒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果恐以此敗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不豫洎與馬周入候出見遂良泣曰上體患癰殊可懼遂良即誣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愈召洎問狀洎引馬周為左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方死時索筆牘欲自言有司不敢與帝後知之有司皆得罪顯慶中其子弘業詣闕訴遂良譖死狀李義府右

之高宗問近臣給事中樂彥瑋曰辨之是暴先帝過刑事寢文明初詔復官爵彥瑋字德珪長安人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數月罷為大司憲卒贈齊州都督

贊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衆為媚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言為戒可不慎歟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舉調管州錄事參軍陳叔達薦仁師才任史官遷右武衛錄事參軍與修梁

魏史貞觀初改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繫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湯瀋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入則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遷度支郎中嘗口陳移用費數千名太宗怪之詔黃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抵孔鄭舊學請

遂廢詔諸儒大議博士以下不能詰河間王孝恭請與孔鄭並行仁師以玄度不經條不合大義者奏之玄度報罷遷給事中時有司以律反逆者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詔八坐議咸言漢魏晉謀反夷三族請改從死仁師曰父子天屬足累其心此而不卹何愛兄弟房玄齡曰祖有蔭孫義則孫祖親重而兄弟屬輕今應重者流而輕者死非用刑意遂不改後密請魏王爲太子失帝旨左遷鴻臚少卿稍進民部侍郎又征遼東副韋挺知海運又別知河南漕事仁師以漕路回遠恐所輸不時至以便宜發近海租賦餉軍坐運卒亡命不以聞除名帝

一本又作及

寬延元

還至中山起為中書舍人檢校刑部侍郎幸翠微宮上
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
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中書令褚遂良忌之會有伏閣
訴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徽初授簡州刺史
卒子挹挹子湜

一本約
作洵
舊書引
以下七
字作引
湜為耳
目使伺
其動靜

湜字澄瀾少以文詞稱第進士擢累左補闕稍遷考功
員外郎時桓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甚構引湜使陰約
其姦中宗稍疏功臣三思日益寵湜反以彥範等計告
三思驟遷中書舍人彥範等被徙又說三思速殺之以
絕人望三思問誰可使者乃進其外兄周利貞利貞往

彥範等皆死擢利貞御史中丞湜附託昭容上官氏數
與宣淫於外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而挹為禮部侍郎
武德以來父子同為侍郎惟挹湜云俄拜中書侍郎檢
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納賂
遺銓品無序為御史李尚隱劾奏貶江州司馬上官與
安樂公主從中申護之改襄州刺史未幾人為尚書左
丞韋氏稱制復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
出為華州刺史俄除太子詹事初湜建言山南可引丹
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鑿山出石門抵北藍田可通輓道
中宗以湜克使開大昌關役徒數萬死者十五禁舊道

有書行
至於荆
列夢於
講堂照
鏡曰鏡
明象吾

不得行而新道為夏潦奔逐數摧墜不通至是論功加
銀青光祿大夫景雲中太平公主引為同中書門下三
品進拜中書令時挹以戶部尚書得謝而性貪數為人
請託以干湜湜多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玄宗在東宮數
至其第申款密湜陰附主時人危之為寒毛門下客獻
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將誅蕭至忠等召湜
示腹心弟澄諫曰上有所問慎無隱湜不從及見對問
失旨至忠等誅湜徙嶺外時雍州長史李晉亦坐誅歎
曰此本湜謀今我死而湜生何也又宮人元稱嘗與湜
謀進醜於帝追及荊州賜死年四十三初在襄州與譙

當為人
主所明
也以字
占夢人
張由對
曰譙堂
者受法
之所鏡
者於文
為立見
金此非
吉徵其
日遺便
至繼於
羅中
一本位
作淮
字
子液小
字

王數相問遺王敗湜當死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為宰
相陷幽求嶺表密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不克又與
太平公主逐張說其猜毒詭險殆天性雖蠱虺不若也
與弟液澄從兄泣竝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
王謝嘗曰吾一門人仕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
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哉故進趣不已至
於敗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
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液字潤甫尤工五言詩湜歎因字呼曰海子我家龜龍
也官至殿中侍御史坐湜當流亡命郢州作幽征賦以

寬延元

子

十

十

見意詞甚典麗遇赦還卒子論有吏幹乾元中為州刺史以治行稱大曆末遷同州刺史為黜陟使庾何所按議者不直何故復用為衢州刺史德宗以舊族耆年擢大理卿卒

澄本名滌玄宗改焉帝在藩與同里居出潞州賓友餞者止國門而澄獨從至華及即位寵昵甚湜既誅帝仍念之用為祕書監開元二年欲贈其父挹吏部尚書宰相持不可遂用四品禮葬贈和州刺史澄侍左右與諸王不讓席坐性滑稽善辯帝恐漏禁中語以慎密字親署笏端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封安喜縣子卒贈兗州刺

史言卷五十五

寬延元

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

十九

宋

宋

唐書卷九十九終

唐書卷一百 陳楊封裴宇文鄭權閻蔣韋姜張列傳第二十五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 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少封義陽王歷丹楊尹都
官尚書入隋久不試大業中授內史舍人出為絳郡通
守高祖西師以郡聽命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
溫大雅同筦機祕方禪代時書冊詔皆其筆也武德
初授黃門侍郎判納言封江國公叔達明辯善為容每

寬延

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

十九

宋

宋

占奏搢紳屬目江左士客長安或汨振多薦諸朝嘗賜
食得蒲萄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
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賚物百段貞觀
初與蕭瑀爭殿中坐忿許不恭免官未幾居母喪又有
疾太宗憂之遣使禁卻弔者喪除為遂州都督病不拜
頃之擢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閔間太宗帝惑之叔
達極意救辯至是謂曰武德內難卿有讜言故以此報
叔達謝曰豈獨為陛下乃社稷計耳後閔薄汗慢為有
司露劾帝以名臣為護掩授散秩歸第卒諡曰繆父之
贈戶部尚書更諡曰忠

楊恭仁隋觀王雉子也仁壽中累遷甘州刺史臨事不
苛細徼人安之文帝謂雉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
矣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玄感叛詔率兵經略與玄感
戰破陵敗之遂與屈突通追獲賊煬帝召見曰比聞與
賊戰尤力向但知卿奉法而乃勇決如此朕用自愧蘇
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謂此邪時威及宇文述裴蘊裴矩
參掌選事皆受昧不法恭仁素廉正故惡之出為河南
道大使使捕寇賊至譙郡為朱粲所敗奔江都宇文化
及弒逆署吏部尚書為化及守魏縣元寶藏執送京師
高祖素知之授黃門侍郎封觀國公尋為涼州總管恭

仁义乘邊習種洛情偽悉心綏慰由葱嶺以東皆奉貢
贄就加納言突厥頡利率衆數萬獵其境恭仁應機設
拒張疑屯虛幟示之頡利懼而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
叛朝廷未卽討恭仁募趨盪倍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
二城縱所俘還之衆感悅遂相與縛行威降召拜吏部
尚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遷左衛大將軍武德
末拜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洛州都督太宗勞
謂曰洛陽要重朕子弟不爲少恐非所任故以委公恭
仁性冲厚以禮自閑衛未嘗與物忤時人方漢石慶旣
貴不以勢尚入故譽望益重病乞骸骨詔以特進歸第

卒贈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孝子思訓襲爵顯慶中
歷右屯衛將軍從高宗幸并州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
夜邀思訓與謀亂思訓不敢對寶節懼毒酒以進思訓
死妻訴之流寶節嶺表至龍門追斬之乃詔以寘毒人
者重其法思訓孫脊交尚長寧公主豫誅張易之賜寶
封五百戶神龍中爲祕書監貶絳州別駕

師道字景猷恭仁弟清警有才思客洛陽爲王世克所
拘間歸高祖授上儀同爲備身左右尚桂陽公主除吏
部侍郎改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十年拜侍中參預
朝政親遇隆渥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

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太宗數訪羣臣才行師道雖有
所推進而乏甄品久之遷中書令太子承乾得罪詔與
長孫無忌等雜治其獄師道妻異姓子趙節與承乾通
謀乃微諷帝欲活之帝怒罷爲吏部尚書師道起貴胄
四海人物非所練悉至銓署專抑勢貴親黨以遠嫌用
人多違其才不爲時所稱帝亦曰師道資性純淑自應
無過而實怯懦罕更事緩急不得其力從征高麗攝中
書令軍還頗不職改工部尚書復爲太常卿師道善草
隸工詩每與有名士燕集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爲擿諷
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酣賞捉筆賦詩如宿構者試

舊書
作吟

爲朕爲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卒
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諡曰懿陪葬昭陵詔爲立碑子
豫之尚巢王元吉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永嘉公主亂
爲主壻竇奉節所殺

執柔恭仁從孫歷地官尚書武后母卽恭仁叔父達之
女及臨朝武承嗣攸寧相繼用事后曰要欲我家及外
氏常一人爲宰相乃以執柔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卒
弟執一亦以誅張易之功封河東郡公累官右金吾衛
大將軍始雄在隋以同姓貴自武德後恭仁兄弟名位
益盛又以武后外家尊寵凡尚王者二人女爲王妃五

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者二十餘人

封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蓆人祖隆北齊太子太保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隋開皇末江南亂內史令楊素討之署倫行軍記室泊海上素召計事倫隊水免易衣以見訖不言久乃素知問故謝曰私事也所不敢白素異其爲以從妹妻之素營仁壽宮表爲土工監規構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爲吾陪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悞樂而盛飾此宮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

木
工
作
上

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素負才勢多所凌籍惟於倫降禮賞接或與論天下事衮衮不勅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薦之帝擢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煬帝然不悉吏事處可失宜倫陰爲裁畫內以諂承主意百官章奏若忤旨則寢不聞外以峻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宇文化及亂持帝出宮使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化及署爲內史令從至聊城知化及敗乃結士及得出護餉道化及死遂與士及來降高祖知其諧附逆黨方切讓使就舍

倫以祕策于帝帝悅更拜內史舍人遷侍郎兼內史令秦王討王世充命倫參謀軍事時兵久不決帝欲班師王遣倫西見帝曰賊地雖多羈縻不相使所用命者洛陽爾計窮力屈死在且暮今解而西則賊勢磐結後難以圖帝納之賊平帝謂侍臣曰如議東討時多沮解者唯秦王謂必克倫贊其行雖張華叶策晉武亦何以加於是封平原縣公判天策府司馬初竇建德援洛陽將趣虎牢倫與蕭瑀諫不可至是入賀王笑曰不用公言今日幸而捷豈智者千慮或有失乎倫謝素不及頃之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羣臣咸請許之可紓

一本
作始

戰倫曰不然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以爲擊之便詔可尋檢校吏部尚書進封趙國公徙密國太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實封六百戶始倫之歸蕭瑀數薦之及是瑀爲左僕射每議事倫初堅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貞觀元年遘疾臥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年六十贈司空諡曰明倫資險佞內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官府賄贈狼籍然善矯飾居之自如人莫能探其膺肺隱刺之亂數進忠策太宗以爲誠橫賜累萬又密言

於高祖曰秦王恃功頡頏太子下若不蚤立則亟圖之
情白太子曰爲四海不顧其親乞羹者謂何及高祖議
廢立倫固諫止當時語祕無知者卒後事寔聞十七年
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姦狀帝下其議百官民部尚書
唐倫等議倫寵極生前而罪暴身後所歷官不可盡奪
請還贈改諡以懲儉壬有詔奪司空削食封改諡爲繆
子言道尚淮南長公土官至宋州刺史

裴矩字弘大絳州聞喜人父訥之爲齊太子舍人矩在
乳而孤及長好學有文藻智數再補高平王文學齊亡
不得調隋高祖爲定州總管召補記室以母憂去職高

祖已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帝伐陳爲元帥記室江
左平詔矩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等亂道不通帝難
其遣矩請速進許之次南康得兵數千人是時俚帥王
仲宣逼廣州遣別將圍東衡州矩與將軍鹿愿赴之賊
立九壁屯大庾嶺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之圍據
原長嶺又擊破之斬其帥自南海趣廣州仲宣懼潰去
綏集二十餘州承制署渠帥爲刺史縣令還報帝大悅
詔升殿勞苦之拜開府爵聞喜縣公賜賚異等遷累內
史侍郎時突厥彊盛都藍與突利構難屢犯塞詔太平
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長史破達頭

舊唐書 易下有 君長姓 族物產 服章八 字

可汗而萬歲誅矩功不見錄還為尚書左丞遷吏部侍郎名稱職煬帝時西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帝令矩護視矩知帝勤遠略乃訪諸商胡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篇合四十四國凡裂三道北道起伊吾徑蒲類鐵勒突厥可汗廷亂北流河至拂菻中道起高昌焉耆龜茲疏勒踰葱嶺鑿汗蘇對沙那康曹何大小安穆諸國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亦度葱嶺涉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皆竟西海諸國亦自有空道交通既還奏之帝引內矩問西方事矩盛言胡多壞怪名寶俗土著易并吞帝由是甘心四

一本萬 下有認 字

夷委矩經略再遷黃門侍郎參豫朝政大業三年帝有事恒山西方來助祭者十餘國矩遣人說高昌伊吾等陷以厚利使入朝帝西巡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國謁道左皆使佩金玉服錦罽奏樂歌舞令士女盛飾縱觀亘數十里示中國疆富後遂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遣兵出戍歲委輸巨億萬計帝謂矩有綏懷略擢銀青光祿大夫帝在東都以蠻夷朝貢踵至諷帝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前曳錦縠珥金琲者十餘萬百官都人列繒樓幔閣夾道被服光麗塵邸皆供帳池酒林藪譯長縱蠻夷與民貿易在所令邀飲食相娛樂蠻夷嗟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下 宇文述
咨謂中國爲仙晨帝所天子以爲誠謂宇文述牛弘曰
矩所建白皆朕之志要未發矩輒先聞非悉心奉國疇
能是邪又助城伊吾脇處羅入朝帝益喜賜貂裘西胡
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在突厥啓
民引見帝矩因奏言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分
三郡今乃不臣先帝疾之欲討久矣方陛下時安得不
事今其使朝突厥及見啓民舉國臣服脇令入朝可致
也請面詔其使令歸語王有如旅拒方率突厥誅之帝
納焉高麗不聽命征遼自此始王師再臨遼皆從以勞
加右光祿大夫時綱紀汨振宇文述虞世基用事官以

賄遷唯矩挺節無穢聲世頗稱之矩以始畢可汗衆漸
盛建請以宗女嫁叱吉設建爲南面可汗分其勢叱吉
不敢受始畢聞之稍怨望矩又言突厥淳陋易離間但
內多羣胡教導之臣聞史蜀胡悉尤有謀幸於始畢請
殺之帝曰善矩因詭計召胡受賜斬馬邑下報始畢曰
史蜀胡悉背可汗我所共惡今旣誅之始畢知狀由是
不朝後帝北巡始畢率騎十萬圍帝鴈門詔矩與虞世
基宿朝堂待顧問圍解從幸江都宮時盜賊蜂結郡縣
上奏不可計矩言于帝帝怒遣詣京師以疾解俄而高
祖入關帝令虞世基問方略矩曰唯願陛下亟西天下

定矣。矩性勤謹，未嘗忤物。見天下方亂，其待遇尤厚。雖厮役皆得其歡。是時衛兵數逃去，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乘輿淹狩已二年，諸驍果皆無家人，無匹合則不。」又安臣請皆聽納室，帝笑曰：「公定多智。」因詔矩盡召江都女子，嬪家恣將士所欲，卽配之。人情翕然相悅。曰：「裴公，惠也。」宇文化及亂，衆劫矩，賊皆曰：「裴黃門，無豫也。」旣而衆以秦王子浩爲帝，詔矩爲侍內，隨而北。化及僭位，署矩尚書右僕射，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又爲竇建德所獲。建德以矩隋舊臣，遇之厚。建德起羣盜，非有君臣制度。矩爲略制朝儀，不閱月，憲章擬王者。建德尊禮之。建

德敗來朝，擢殿中侍御史，爵安邑縣公。累遷太子詹事，檢校侍中。時突厥數盜邊，高祖遣使約西突厥，連和。突厥因請婚，帝曰：「彼勢與我絕，緩急不爲用。」柰何？矩曰：「然北虜方熾，歲苦邊若權順許，以示外援，須我完實，更議之。」帝然其計。隱太子敗，餘黨保宮城，不解秦王遣矩諭之。乃聽命，遷民部尚書。太宗卽位，疾貪吏，欲痛懲之。乃間遣人遺諸曹一史，受饋練，帝怒，詔殺之。矩曰：「吏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給之，因卽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帝悅。爲羣臣言之曰：「矩遂能廷爭，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識。

故事見重于時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諡曰敬
宇文士及字仁人京兆長安人父述爲隋右衛大將軍
開皇末以述勳封新城縣公文帝引入臥內與語奇之
詔尚煬帝女南陽公主爲尚輦奉御從幸江都以父喪
免起爲鴻臚少卿其兄化及謀弑逆以主壻忌之弗告
已弑帝乃封蜀王初士及爲奉御而高祖任殿中少監
雅自款結及從化及至黎陽帝手書召之士及亦遣家
童間道走長安通諄勤且獻金環帝悅曰我嘗與士及
共事今以此獻是將來矣化及兵日蹙士及勸歸命不
從及與封倫詭求督饜俄而化及敗於是濟北豪傑謀

起齊兵擊竇建德以收河北觀形勢士及不納與倫等
自歸帝讓之曰汝兄弟率思歸之人爲入關計爾時得
我父子尚肯相假乎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罪當
死但臣往在涿郡嘗與陛下夜論世事項又奉所獻異
以此贖罪帝笑謂裴寂曰彼與我論天下事逮今六七
年公等皆在其後時士及女弟爲昭儀有寵由是見親
禮授上儀同從秦王平宋金剛錄功復隋舊封以宗室
女妻之遷王府驃騎將軍從討王世充等進爵郢國公
武德八年權檢校侍中兼太子詹事王卽位拜中書令
眞食益州七百戶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數入

舊書四
以下六
字作而
中使召
有何樂
事

寇士及欲立威以鎮耀邊鄙每出入盛陳兵衛又痛折
節下士或告其反訊無狀召為殿中監以疾改蒲州刺
史政尚寬簡人皆宜之擢右衛大將軍太宗延入閣語
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馳召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
向遽召何所事士及卒不對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
也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
佞人為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
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
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餽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嚼
之其機悟率類此後以雅舊別封一子新城縣公久之

復為殿中監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昭陵士
及撫幼弟孤兄子以友睦稱好周卹親戚故人然過自
奉養服玩食飲必極豐侈有司諡曰恭黃門侍郎劉洎
曰士及居家侈肆不可謂恭乃改曰縱
贊曰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
姦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晝則伏自如
得夜乃為之祥若倫偽行匿情死乃暴聞免兩觀之誅
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
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祖在魏為顯家父誠周大將軍嗣

寬延元年

卷之三

列傳

七

六寸

一本史
作茂
作勳

封縣公討尉遲迥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家
人爲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哭不自勝隋開皇初進封
武德郡公年十四爲沂州刺史累轉魯郡太守善果母
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
不可則引至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嘗
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煬帝賜物千段黃
金百兩再遷大理卿突厥圍帝鴈門以守禦功拜右光
祿大夫從幸江都宇文化及弒逆署民部尚書從至遼
城淮安王神通攻之善果督戰中流矢神通解俄爲竇
建德所獲王琮讓之曰公隋大臣自尊夫人云名稱哀

今以忠臣子爲逆賊徇命至傷夷謂何善果慙欲自殺
或止之得不死建德不之禮乃歸神通送京師擢太子
左庶子更封滎陽郡公數爲太子陳得失未幾檢校大
理卿兼民部尚書奉法持正風績顯公卿間詔與裴寂
等十人每奏事若侍得升殿而從父兄元壽亦與時以
爲榮坐事免會山東平持節爲招撫大使以選舉失實
除名後歷刑部尚書貞觀初出爲岐州刺史以累去復
拜江州刺史卒

元壽字德芳隋沛國公譚之子性察慧愛尚文藝以父
功拜儀同襲爵累遷右衛將軍更封莘國公大業末出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

列傳

三

下本

爲文城郡守高祖兵興遣將張綸西略地攻拔其城係
致軍門釋之授太常卿與襄武王琛使突厥還爲參旗
將軍元壽習軍旅事帝令教諸屯軍法劉武周將宋金
剛與突厥處羅可汗掎角寇汾晉詔元壽諭罷可汗兵
不聽乃進爲武周援會暴疾其下意元壽寘毒囚之處
羅死頡利立留帳中數年帝既許可汗婚元壽始得還
帝勞曰卿不辱於虜可輩蘇武張騫矣拜鴻臚卿母喪
免會突厥提精騎數十萬身自將攻太原詔卽苦次起
元壽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壽隨語折讓
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

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爲用而相
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
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
汗爲兄弟使驛銜筆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茂德貽
怨自取勞苦若何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
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
貞觀三年復使突厥還言夷狄以馬羊準盛衰今突厥
六畜不蕃人色若菜牙內飯粟化爲血不三年必亡無
幾突厥果敗後轉左武侯大將軍坐事免起爲宜州刺
史以老致仕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元壽幹敏所至常

有譽五聘絕域危不脫終不自爲解然譯事後母不謹
隋文帝嘗賜孝經愧勗之至元璿亦不以孝聞士醜其
行從孫杲知名武后世終天官侍郎

權萬紀其先出天水後徙京兆爲萬年人父琢玠隋匡
州刺史以慤愿聞萬紀悻直廉約自潮州刺史擢治書
侍御史尚書右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掌內外官考萬
紀劾其不平太宗按狀珪不伏魏徵奏言房玄齡等皆
大臣所考有私萬紀在考堂無訂正今而彈發非誠心
爲國者帝乃置之然以爲不阿貴近繇是獎禮萬紀又
建言宇文智及受隋恩賊殺其君萬世共棄今其子乃

任千牛請斥屏以懲不軌帝從之萬紀與侍御史李仁
發旣以言得進頗掉聲自肆衆情慄慄徵奏萬紀等闇
大體詆訐彈射皆不實陛下收其一切遂敢附下罔上
釣彊直名迷奪聖明以小謀大羣下離心如玄齡等且
不得申況疎賤之臣哉帝寤徙萬紀散騎常侍而免仁
發數年復召萬紀爲侍書御史卽奏言宜饒部中可鑿
山治銀歲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
於下者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邪
斥使還第久之由御史中丞進尚書左丞出爲西韓州
刺史徙吳王長史王畏其直善遇之齊王祐不奉法帝

素奇萬紀能左右吳王者乃徙爲祐長史祐驥比羣小萬紀驟諫不入卽條過失以聞帝遣劉德威按問因召祐入朝祐恐與所嬖燕弘亮謀殺之而萬紀先引道祐遣弘亮馳鼓騎追擊斬首殊支體投園中又殺典軍韋文振文振本以校尉從帝征伐以質謹自將帝使事祐典廐馬切諫不納輒見萬紀道之故祐內嘗忿疾萬紀死文振懼馳去追騎獲之祐平贈萬紀齊州都督武督郡公食二千戶諡曰敢文振左武衛將軍襄陽縣公食千戶萬紀子玄初高宗時兵部侍郎懷恩萬紀族孫祖弘壽爲隋臨汾司倉書佐高祖平京

舊書民
不可止
邪作一
言處分
豈不得

師擢太僕卿盧國公卒諡曰恭故懷恩以蔭累遷尚乘奉御襲爵馭人安畢羅爲高宗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其姿狀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更慶萊衛邢宋五州刺史洛州長史所居威名赫然吏重足立嘗過汴州時刺史楊德幹亦以嚴稱與懷恩名相埒汴橋新成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邪焉用此德幹慙服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從子楚璧爲左領軍衛兵曹參軍玄宗在東都楚璧乃與李迥秀子

齊損陳倉尉盧玠左屯營長上折衝周履濟等謀反以
兄子梁山詐為襄王子號光帝擁營兵百餘夜入宮城
欲劫留守王志愔不克遲明兵斬楚璧等傳首東都籍
其家

閻讓字立德以字行京兆萬年人父毗為隋殿內少監
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弟立本皆機巧有思武德初為
秦王府士曹參軍從平東都遷尚衣奉御制袞冕六服
腰輿傘扇咸有典法貞觀初歷將作少匠大安縣男護
治獻陵拜大匠文德皇后崩攝司空營昭陵坐弛職免
起為博州刺史太宗幸洛陽詔立德按爽塏建離宮清

舊書無
留行作
疑兵無留

暑乃度地汝州西山控汝水睨廣成澤號襄城宮役凡
百餘萬宮成煩燠不可居帝廢之以賜百姓坐免官未
幾復為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遂從征遼攝
殿中監規築土山破安市城師還至遼澤且二百里淖
不可通立德築道為橋梁無留行帝悅賜予良厚又營
翠微玉華二宮擢工部尚書帝崩復攝司空典陵事以
勞進爵大安縣公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宮留守京師
領徒四萬治京城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
諡曰康

立本顯慶中以將作大匠代立德為工部尚書總章元

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博陵縣男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侔狀閣外傳呼畫師閣立本是時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雖被訾屈亦不能罷也旣輔政但以應務俗材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宜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咸亨元年官復舊名改中書令卒諡曰文貞立德孫知微曾孫用之知微聖歷初爲豹韜衛將軍武后時突厥默啜請和親后遣知

微攝春官尚書持金帛護送武延秀聘其女默啜怒非天子子囚延秀挾知微入寇趙定尊之如可汗以示華入自河以北蕭然朝廷以知微賣國夷其族知微不知逃還武后業已然乃曰惡臣疾子賜百官甘心焉於是骨斷變分非要職者不能得子則先以武三思壻免死玄宗在藩時以善割蒙寵開元中有司奏擬供奉姚元崇以爲則先刑戮家又逆人姻屬不可留京師詔曰朕在外日嘗驅使宜令供奉用之初爲彭州參軍嘗攝錄事一日糾愆謬不法數十事太守以爲材後舉通事舍人累遷右衛郎將知引駕仗金吾將軍李質升殿不解

刀呵郤之請按以法左右震悚始有司以三衛執扇登殿用之奏三衛皆趨悍不宜升陛邇御坐請以宦者代遂為故事天寶中女為義王玳妃終左金吾將軍蔣儼常州義興人擢明經第為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伐高麗募為使者人皆憚行儼奮曰以天子雄武四夷畏威蕞爾國敢圖王人有如不幸固吾死所也遂請行為莫離支所囚以兵脇之不屈內窟室中高麗平乃得歸帝奇其節授朝散大夫為幽州司馬劉祥道以巡察使到部表最狀擢會州刺史再遷殿中少監數陳時政病利高宗輒優納進蒲州刺史戶產充夥訴犴積年

不平前刺史踵以罪去儼至發隱禁姦號良二千石永隆二年以老致仕未幾復召為太僕卿以父諱辭官徙太子右衛副率中宗在東宮儼數爭過失不見用自以總調護不應諫於是田游巖與處士為洗馬太子所尊禮儼詒書責之曰太子年鼎盛聖道有所未盡足下受調護之寄居責言之地唯唯悠悠不出一談向使不食王粟僕何敢議今祿及親矣尚何酬塞游巖愧不能答儼尋徙右衛大將軍封義興縣子以太子詹事致仕卒年七十八中宗立以舊恩贈禮部尚書
韋弘機京兆萬年人祖元禮隋浙州刺史弘機仕貞觀

一本調作何為
舊書尚何作將
舊書尚機蓋也
太子弘也

元年

舊書

傳

卷

下

時爲左千牛曹參軍使西突厥冊拜同俄設爲可汗
會石國叛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裾錄所過諸國風俗物
產爲西征記北還太宗問外國事卽上其書帝大悅擢
朝散大夫累遷殿中監顯慶中爲檀州刺史以邊人陋
僻不知文儒貴乃脩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
像自爲贊敦勸生徒繇是大化契苾何力討高麗次藥
水會暴漲師留三日弘機輸給資糧軍無饑高宗善之
擢司農少卿主東都管田苑官者犯法杖乃奏帝嗟賞
賜絹五十匹曰後有犯治之毋奏遷司農卿太子弘薨
詔蒲州刺史李冲寂治陵成而玄堂阨不容終具將更

一本宮
作官

爲之役者過期不遣衆怨夜燒營去帝詔弘機嗣作弘
機令開隧左右爲四便房樽制禮物裁工程不多改作
如期而辦帝嘗言兩都我東西宅然因隋宮室日什不
完朕將更作奈財用何弘機卽言臣任司農十年省惜
常費積三十萬緡以治宮室可不勞而成帝大悅詔兼
將作少府二官督營繕初作宿羽高山等官徙洛中橋
於長夏門廢利涉橋人便之天子乃登洛北絕岸延眺
良久嘆其美詔卽其地營宮所謂上陽者尚書左僕射
劉仁軌謂待御史狄仁傑曰古天子陂池臺榭皆深宮
複禁不欲百姓見之恐傷其心而今列岸謔廊亘王城

按舊書
機子餘
慶餘慶
子岳岳
子景駿
此作岳
子疑

外豈愛君哉弘機猥曰天下有道百官奉職任輔弼者
則思獻替事我乃府藏臣守官而已仁傑非之俄坐家
人犯盜劾免官初東都方士朱欽遂為武后所寵姦賊
狼籍弘機白欽遂假中宮驅策依倚形勢虧紊皇明為
禍亂之漸帝遣中使慰諭敕毋漏言遂欽遂于邊后恨
之永淳中帝幸東都至芳桂宮召弘機使白衣檢校園
苑將復任之為后倚而止終檢校司農少卿事孫岳子
景駿景駿別傳岳子武后時為汝州司馬以辨治稱召
授尚舍奉御入見后賞其能曰卿家事朕悉知之因問
舊故至家人皆不忘出為太原令以不習武固辭忤旨

下遷宋州長史歷廬海等州刺史皆著風迹恩嚴兩施
睿宗立召為殿中少監恩遇尤異竇懷貞等誅而岳子
舊與經過為姜皎所劾貶渠州別駕起授陝州刺史卒
孫臯別有傳

姜師度魏州魏人擢明經調丹陵尉龍崗令有清白稱
神龍初試為易州刺史河北道巡察兼支度營田使好
興作治廝溝於薊門以限奚契丹循魏武帝故迹並海
鑿平虜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功多遷司農卿出為陝
州刺史太原倉水陸運所湊轉屬諸河師度使依高為
詹而注米千舟以故人不勞拜大子詹事玄宗徙營州

卷正元年

舊書時人為之 語曰傳 孝忠勇

治柳城拜營田支度脩築使進為河中尹安邑鹽池涸廢師度大發卒洫引其流置鹽屯公私收利不貲徙同州刺史又派洛灌朝邑河西二縣闕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為上田置十餘屯帝幸長春宮嘉其功下詔褒美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進將作大匠左拾遺劉彤建權天下鹽鐵利內之官免貧民賦詔戶部侍郎強循與師度竝假御史中丞會諸道按察使議所以權之之法俄為議者沮閣不行卒年七十餘師度喜渠漕所至繇役紛紜不能皆便然所就必為後世利是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顯時為語曰孝忠知仰天師

眼看天 姜師度 一心穿 地傳之 以為口 實

度知相地嘲所嗜也 強循字季先鳳州人仕累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泉人畜多暘死循教人渠水以浸田一方利之號強公渠詔書褒予甚厚歷大理少卿太子右庶子為政辦給不為威嚴遇人盡信不疑然當時恨其少文云 張知寒字匪躬幽州方城人徙家岐兄弟五人知玄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經高第曉吏治清介有守公卿爭為引重調露時知寒監察御史裏行知默左臺侍御史知寒歷十一州刺史所蒞有威嚴武后降璽書存問萬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計后奇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

列傳

三十一

下

弟容而才謂之兩絕又門皆列戟白雀巢其廷后數寵
賜知秦歷益州長史中臺左丞兵部侍郎封陳留縣公
中宗在房州禁察苛嚴知審與董玄質崔敬嗣繼為刺
史供儼保戴不少弛帝復位拜知審左衛將軍加雲麾
將軍封范陽郡公知秦御史臺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
封漁陽郡公伯仲華首同貴時以為榮知秦忤武三思
故出為并州刺史天兵軍使終魏州刺史謚曰定知審
歷東都副留守左右羽林大將軍同華州刺史大理卿
致仕年八十開元時卒知審敏且亮惡請謁求進士或不才冒位視之若讎每敕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

稱云武后革命知秦奏置東都諸關十七所譏斂出入
百姓驚駭樵米踊貴卒罷不用議者羞薄之知默與監
察御史王守慎來俊臣周興掌詔獄數陷大臣守慎雖
其甥惡鞫引之暴不得去請度為浮屠后許之而知默
卒陷酷吏子孫禁錮為張氏羞知玄子景昇知秦子景
佚開元中皆顯官

唐書卷一百終

唐書卷一百一

蕭瑀列傳第二十六

宋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

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以女
兄為隋晉王妃故入長安瑀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
遠浮華嘗以劉孝標辯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
為人稟天地而生而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
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穎歎曰
是足鍼孝標膏肓矣晉王為太子授右千牛即帝位妃

舊書進階作樓遁之資

舊書與作知

為后而瑀寢親寵頻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感末疾不呼醫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為遁階矣后聞責謂曰爾亡國後不安小官而高為怪語罪不測瑀復治疾良已拜內史侍郎數言事忤旨稍見忌帝至鴈門為突厥所圍瑀謀曰夷俗可賀敦與兵馬事況義成公主以帝女為之若走一介使鑿喻宜不戰而解又眾商陛下已平突厥方復事遼東故怠不肯戰願下詔赦高麗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矣帝從之既而主詭辭謂突厥果解圍去然帝素意伐遼又銜瑀以謀撤其機謂羣臣曰突厥何能為瑀乘未解時乃給恐我遂出瑀為河

池郡守部有鈔賊萬人吏不制瑀募勇敢士擊降之悉指賞畜賜有功又擊走薛舉眾數萬高祖入京師招之擊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秦王領右元帥攻洛陽署瑀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筦內外百務悉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瑀自力孜孜抑過繩違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既寶之故賜黃金一由公其勿辭是歲州置七職秦王為雍州牧以瑀為州都督詔嘗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瑀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

列傳

一

下 李勣

必覆審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
朕何憂乎初瑀關內田宅悉賜勳家至是還給之瑀謹
以分宗族獨留廟室奉祠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七
年以熒惑犯右執法避位不許久之遷左僕射貞觀初
房玄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鱗
切詆辭旨疏躁太宗怒廢于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復
為左僕射實封六百戶帝問瑀朕欲長保社稷奈何瑀
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為藩屏
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
之亡不旋踵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納之始議封建坐

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起為晉州都督入拜
太常卿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瑀論議明辯然不能容
人短意或偏駁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
裁正之其言多黜瑀益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瑀即痛
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為太子少傅加特進復為太常卿
拜河南道巡省大使九年復參預政事帝常曰武德季
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弗見容瑀
於爾時不可以利怵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
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云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
大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雖

卷之三
以下七
字作不
可以厚
利誘之
不可以
刑戮懼
之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

列傳

二

下村

死日猶生年也魏徵曰臣有逆眾持法主怒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乃今見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晉王為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各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恐瑀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權若膠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懼臧否因為瑀曉解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積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間請捨家為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為又足疾不入謁帝曰瑀豈

舊書自以下五

字作臣 項思量 不能出家

舊書屬 作別駕 其職主 幹當作 別駕職 在純綱 舊書太 常樂工 宋四道

不得其所邪乃詔奪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幾復其封加特進卒年七十四遺命歛以單衣無卜日詔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諡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諡貞福子銳尚襄城公主為太常少卿 鈞瑀從子有才譽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左武侯屬盧文操跳堞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原死太常工為宮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為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忠言即

寬延元年

宥工徙遠裔終太子率更令子瓘爲渝州長史居母喪以毀卒鈞兄子嗣業少從煬帝后入突厥貞觀九年歸以其知虜曲折詔領突厥衆擢累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突厥叛嗣業與戰敗績高宗責曰我不殺薛仁貴郭待封故使爾至此然爾門與我家有雅舊故貸死乃流桂州

嵩瓘子貌偉秀美鬚髯始娶會稽賀晦女僚婿陸象先宰相子時爲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汨汨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時人不許神龍元年

始謫洛州參軍事桓彥範爲刺史待以異禮河北黜陟使姜師度爲判官開元初擢中書舍人時崔琳王丘齊澣皆有名以嵩少術學不以輩行許也獨姚崇稱其遠到歷宋州刺史遷尚書左丞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既赴軍有詔供帳餞定鼎門外玄宗賦詩勞行會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回紇又殺涼州守將王君奭河隴大震帝擇堪任邊者徙嵩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封蘭陵縣子嵩表裴寬郭虛已牛仙客置幕府以建康軍使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完樹啤鳩懷保邊人於時悉諾邏恭祿威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五 吐蕃 吐蕃倚其健噬邊嵩乃縱反間示疑端贊普果
誅之使悉末明攻瓜州守珪拒甚力虜引卻會鄯州都
督張志亮破賊青海西嵩又遣副將杜賓客率彊弩四
千與吐蕃戰祁連城下自晨鬪迄晡乃大潰斬一將虜
哭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悅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官
一子恩顧第一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說罷宰相令
缺四年嵩得之然常遙領河西節度在公慎密人莫見
其際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呼爲親家儀物貴
甚俄封徐國公初裴光廷與嵩數不協光廷卒帝委嵩
擇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前

嵩慙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
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馱臣
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爲改容曰卿言切
矣朕未能決第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將
爾留而君臣誼當有始有卒者乃授尚書右丞相與休
皆罷是日荊州進黃甘帝以紫粉包賜之擢子華給事
中久之進太子太師而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中人
牛仙童得罪李林甫素忌嵩因言嵩嘗以城南墅遺仙
童貶青州刺史尋復拜太子太師固請老見許嵩退脩
蔣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華爲工部侍郎衡以尚主

看書修
以下八
字作於
林園植

寬延元年

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豔其榮天寶八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華謹重方雅有家法嗣爵天寶末為兵部侍郎祿山亂陷賊逼守魏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華間道奉表欲舉魏以應為賊所執會崔光遠得魏州破械出之魏人德華庇免爭來詣光遠乞留有詔即授刺史思明反子儀懼復失華乃表崔光遠代之而召置軍中相州兵潰華還朝猶以汙賊降試祕書少監稍遷尚書右丞擢河中晉絳節度使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

書華庇死作患

矯詔罷華為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助輔國貶華為峽州司馬卒二子恒悟

書華常衣垢弊作衣滌濯之衣

復字履初衡子生成里嫺從豪汰以服御輿馬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華每歎曰此子當興吾宗推主蔭為官門郎廣德中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人墅以濟孀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餒且寒乎縉憾之由是廢數歲乃歷歙池二州刺史治狀應條遷湖南觀察使改同州刺史歲歙州有京畿觀察使

書華作切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

列傳

六

才番亥

儲粟復輒發以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弔之
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久乃拜兵部侍郎晉王爲襄
漢元師進復戶部尚書統軍長史舊制謂行軍長史德
宗以復父諱更之未行扈狩奉天帝惡庫監欲西如鳳
翔依張鎰復曰鳳翔乃泚舊兵今泚悖亂當有同惡者
雖鎰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留一日以驗爾言俄而鎰
爲李楚琳所害以是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復嘗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正可
委宮掖事兵要政機回使參領帝不聽又言陛下厥初
清明自楊炎盧杞放命穢盛德播越及茲今陷于危當

一本以
作務

懿又前敗因述君臣大端卽自言若使臣依阿偷免不
敢當宰相杞對上或諂諛阿匱復厲言杞詞不正帝色
貽謂左右曰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湖南嶺南等
道宣撫安慰使興元初進門下侍郎初淮南陳少游左
附李希烈而張鎰判官韋臯殺邠隴叛卒不應楚琳復
還執政建言陛下反正功臣已貴矣唯甄善汰惡爲未
明少游位將相首臣賊臯名淺官下獨挺挺抗忠如以
臯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復出中官
馬欽緒揖宰相劉從一附耳語既而從一密諭復曰有
詔與公議向所奏不欲李勉盧翰聞知復曰堯舜有僉

唐書卷一百 列傳 八 下 木 番 亥
日之言朝廷大事尚當謀及公卿如勉等非其人當罷去既曰宰相而謀議可獨避之乎今與公行此或可第恐寢以生常政由是敝從一以聞帝不悅復辭疾上政事許之弟升尚郤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升早卒主以姦蠱事再得罪廢諸子悉逐醜地女爲皇太子妃太子請離婚帝銜曩伎故復坐是檢校太子左庶子廢居饒州貞元四年卒年五十七復望闕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及爲相臨事嚴方數拂帝意故居位亟解然性孝友既貶晏然口未嘗言所累復子湛湛子寘咸通中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

俛字思謙恒子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會張仲方以李吉甫數調發疲天下訾其謚憲宗怒逐仲方而俛坐與善奪學士下除太僕少卿皇甫鏗薦爲御史中丞鏗與令狐楚皆善俛兩人同輔政數稱其善故帝待俛厚襲徐國公穆宗立逐鏗議所以代者楚薦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

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嘗詔俛撰王承宗先銘俛奏承宗比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又辭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誼不當取帝善而止令狐楚罷執政西川節度使王播賂權幸求宰相俛劾播纖佞不可污台宰帝不許自請罷冀有感寤帝亦不省俄罷為尚書左僕射用播為鹽鐵使後宰相俛自謂輔政淺固辭僕射換吏部尚書又避選事徙兵部移病求分司不許授太子少保為同州刺史復以少保分

司東都性簡潔以聲利為汙疾邪太甚孤特一槩故輕去位無所籍文宗卽位召授少師稱疾力不拜乃還左僕射許致仕莊恪太子時議選舊德保輔東宮復以少師任輒上還制書堅辭卽遷太子太傅優詔褒尚開成初弟俛為楚州刺史召見帝曰俛先帝賢宰相筋力未衰可一來爾善道朕意乃以詔書并絹三百因俛致之俛終不起以壽卒母韋賢明治家嚴俛雖宰相侍左右如褐衣時居喪哀毀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為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狹於用人每除吏常憂不稱鮮有簡拔穆

舊書
居以下
十字作
居相位
致正

寬延元年

道重慎
名器

舊書天
以下十
八字作
天下軍
鎮有兵
處每軍
百人之
中限八
人逃死
謂之銷
兵

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
平事，以為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
十之歲限一為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連亡，無
生業，曹聚山林間為盜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
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克，乃召募市人為合戰，輒北
遂復失河朔矣。

贊曰：俛議銷兵，寧不野哉！當此時河朔雖挈地還，天子
而悍卒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
者也。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俛未有
以措置，便欲去兵，使羣臣失職，一日叫呼其從如市幽

魏相擬復為賊淵，可謂見豪末而不見輿薪矣。宰相非
其人，禍可既乎。

倣字思道，悟子。太和中擢進士第，除累給事中。宣宗力
治，喜直言，嘗以李琢為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倣
封還詔書，帝方作樂，不暇命使遣優工趨出，追之未及。
遂所而還後，以封敕脫誤法當罰，侍講學士孔溫裕曰：
給事中駁奏為朝廷論得失，與有司奏事不類，不應罰。
詔可。令狐綯用李琢經略安南，琢以暴脊免，俄起為壽
州團練使，倣劾奏，琢無所回時，推其直，自集賢學士拜
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

梅
梅作鳥
舊書稿

寬延元年二年刊

舊書
言作梵
筆梵音
作佛書

一本直
作正

於廚以和劑做知趣市還之咸通初為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為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做諫以為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福况佛者可_レ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後官數遷拜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做徙其流遠去樹堤自固人得以安以兵部尚書再判度支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空蘭陵縣侯時天下盜起宦人持兵柄做以鯁直為權近所忌卒年八十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做領南海解官往侍

為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做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無意苾嫌乎做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廣明初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請厲止夜行以備賊謀出太倉粟賤估以濟貧民俄遷京兆尹田令孜養子有罪亡擊捕吏繫獄請救踵門廩不納杖殺之內外畏讐令孜拒黃巢以廩為糧料使辭疾貶賀州司戶參軍事會襄王竊據挈族逃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鎔厚禮之光化中以給事中召不至卒

邁字得聖真子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

書若有人作遽有碑人

拾遺與韋保衡聯第而邁姿寓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為人保衡才下諸儒靳溥之不甚齒獨呼邁太尉保衡憾焉於是保衡已為相撫邁罪繇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為公呵禦邁恍惚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未幾保衡死召為禮部員外郎乾符中累擢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僖宗入蜀以兵部判度支次繇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邁及是與鐸並位鐸年老嘗入對踏殿中邁掖起之帝喜曰邁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也邁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

朕選宰相卿無負我邁頓首謝從還京師累拜司空封楚國公邁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既當國風采峭整天子器之時藩鎮多興於盜賊橫放莫能制權綱漕弛支詳在徐州引散騎常侍李損子凝吉為佐會牙將時溥逐詳而取節度溥為養幹所毒不死或讒凝吉為詳報仇者溥怒殺之損時在朝溥即上言損連謀請并誅田令孜受溥金劾損付御史獄中丞盧渥傳成其罪御史王華嫉惡甚表損不知狀令孜請移神策獄華不奉詔奏言損近臣法當死即死獨不宜取辱於宦人手邁即時叩延英爭曰凝吉以冤就屠已不可言損與子音問不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二

列傳

十二

下木翻亥

唐書卷一百一 列傳 十三 下 番 亥
接且數暮安得謂同謀哉溥恃功壞天子法請案近臣
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今損可無罪誅禍且及臣輩帝
寤止免官當此時令孜持禁軍權寵可炙公卿無不附
順唯邁未嘗少下後令孜取安邑池鹽給衛軍王重榮
固爭乃徙重榮它鎮不受詔令孜以兵討之重榮引沙
陀拒王師王師敗逐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度共劾令
孜生事離間大臣邁素惡之與裴澈計共召朱玫於邠
玫起邠兵五千奉迎與沙陀等連和令孜迫帝幸陳倉
夜出百官不及從玫怒令孜并望帝不諒其心謂邁曰
上奔播六年中原之人與賊肝髓流野得復宗廟遺老

殘民聞輿馬音流涕相歡上曾不念以諸侯勤王功爲
敕使之寵今姦臣爲國產怨我奉命而來返以爲脅君
羣臣報國極矣戰力殫矣尚能垂頭塌翅求生於黃門
哉喪君有君公其圖之邁曰上無負天下顧爲令孜掣
制每言必涕數行下陳倉之行又劫於兵公誠有憂王
室意宜還藩奉表請天子復國策無宜此玫曰諸王才
可任天下者不乏邁曰人非伊霍欲爲禍首未或利也
玫退曰我擇一王爲帝違者斬尚何事乃立嗣襄王煜
而召邁作冊邁苦辭玫更委鄭昌圖滋恨邁及還長安
使昌圖相煜罷邁爲太子太保移疾不出方其弟遠爲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十四
下 杜嗣英
永樂令往從之帝還宮宰相孔緯與邁雅隙乃劾嘗為
偽臣卽賜死其所實光啓三年邁見柄任凡五碁行完
而材逢世多故召復臣以濟亂身汗偽署不得其死人
為哀之

定字梅臣瑀曾孫以蔭起家陝州參軍事金城丞蒞事
清擬選補黜陟使裴遵慶表為判官還調萬年主簿歷
左右司郎中為元載所惡外遷袁潤等六州刺史大曆
中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與常州蕭復豪州張鎰為
第一而劾桑稼均賦稅業徠游口在鎰復右遷戶部侍
郎太常卿朱泚反詭姓名為張誕匿里中與蔣沆不浼
于賊事平擢太子少師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大師
贊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寢微
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
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唐書卷一百一
 岑虞李褚姚合狐列傳第二十七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更
 家江陵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
 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辨對哀暢無所詘眾屬目命作蓮
 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
 所貫綜郡舉秀才不應蕭銑僭號召為中書侍郎主文

唐書卷一百一 岑虞李褚姚合狐列傳第二十七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更
 家江陵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
 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辨對哀暢無所詘眾屬目命作蓮
 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
 所貫綜郡舉秀才不應蕭銑僭號召為中書侍郎主文

一本冠
作敝
奮書無
救死二
字于作
延

記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寇文本說孝恭曰自
隋無道四海救死于頸以望真主蕭氏君臣決策歸命
者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誠縱兵剽係恐江嶺以南向化
心沮狼顧鷹驚不如厚撫荊州勸未附陳天子厚惠誰
非王人孝恭善之遽下令止侵略署文本別駕從擊輔
公祐典檄符進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祕書郎
兼直中書省太宗既藉田又元日朝羣臣文本奏藉田
三元頌二篇文致華瞻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人時
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
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救吏六七人

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譴罷溫彥博為請
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帝曰
朕自舉一人公母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封江陵
縣子是時魏王泰有寵侈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
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賜帛三百段踰年為
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最目甲兵凡要料配差
序籌不廢手由是神用頓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
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帝臨視流涕卒
年五十一是夕帝聞夜嚴曰文本死所不忍聞命罷之
贈侍中廣州都督諡曰憲陪葬昭陵始文本貴常自以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

列傳

二

下寸飛川

興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帟事母以孝顯撫弟姪篤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每稱其忠謹吾親之信之晉王爲皇太子大臣多兼宮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五日一參東宮每進見太子答拜始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荅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故口未嘗言家事既任職久資錫豐饒皆令弟

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敕卒無過孫義從子長倩義字伯華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坐伯父長倩貶郴州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爲長洲令仲休爲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母遺江東三岑乃薦義爲汜水令武后令宰相舉爲員外郎者韋嗣立薦義且言惟長倩爲累久不進后曰義誠材何諉之拘卽拜天官員外郎於是坐親廢者皆得援而進矣

俄為中書舍人。中宗時武三思用事，敬暉欲上表削諸武，封王者眾畏三思，不敢為。草獨義為之詞，訟勁切。由是下遷祕書少監，進吏部侍郎。時崔湜、鄭愔及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義勁廉，為時議。嘉仰帝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為陝州刺史。再遷戶部尚書。景雲初，復召同三品，進侍中。封南陽郡公。初，節愍太子之難，冉祖雍誣帝及太平公主，連謀，賴義與蕭至忠保護得免。義監脩中宗實錄，自著其事。帝見之，賞歎，賜物三百段，良馬一匹。下詔褒美。時義兄獻為國子司業，仲翔陝州刺史，仲休商州刺史。兄

義書文
本凡文
叔文叔
子長倩

義書文
本凡文
叔文叔
子長倩

弟子姓在清要者數十人。義歎曰：物極則反，可以懼矣。然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誅籍其家。長倩少孤，為文本鞠愛。永淳中，累官至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武后擅位，喜符瑞，事羣臣爭言之。長倩懼，間亦開陳，請改皇嗣為武氏，且為周家儲貳。后順許，賜實封戶五百，加特進，輔國大將軍，鳳閣舍人。張嘉福洛州民，王慶之建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長倩謂皇嗣在東宮，不宜更立。與格輔元不署奏，請切責嘉福等。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喜，始詔天下

寬延元年

唐書卷二百二

列傳

三

本蕃刻

立大雲寺長倩爭不可繇是與諸武忤罷為武威道行軍大摠管征吐蕃未至召還下獄來俊臣脅誣長倩與輔元歐陽通數十族謀反斬于市五子同賜死發暴先墓睿宗立追復官爵備禮改葬輔元者汴州俊儀人父處仁仕隋為剡丞與同郡王孝逸繁師元靖君亮鄭祖咸鄭師善李行簡盧協皆有名號陳留八俊輔元擢明經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御史中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既持承嗣不可遂及誅子遵亦舉明經第為太常寺大祝亡命匿中牟十餘年神龍初訴父寃擢累贊善大夫輔元兄希元洛州司法參軍同章懷太子注范曄後漢

書者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故字伯施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自以類已由是有名陳天嘉中父荔卒世南毀不勝喪文帝高荔行知二子皆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召為建安王法曹參軍時寄陷於陳寶應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還乃釋布噉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入隋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瞻博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晉二陸煬帝為晉王與秦王俊交辟之

舊書陵亦言世南得已之意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大業中累至祕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
爲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君日貴盛妻妾被服擬
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一不改宇文化及已弑帝間殺世
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從至
聊城爲實建德所獲署黃門侍郎秦王滅建德引爲府
參軍轉記室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員外散騎侍郎
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
庶子固辭改祕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貌儒謹外若不
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
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貞觀八年進

封縣公會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
之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
宗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
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
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詔郡
國無來貢施惠天下遠近洽穆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
青蛇見御坐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
廟蛇宐在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爲災耳今蛇見山澤適
其所居又山東淫雨江淮大水恐有冤獄枉繫宐省錄
纍囚庶幾或當天意帝然之於是遣使賑飢民申挺獄

訟多所原赦後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帝訪羣臣世南
曰昔齊景公時彗見公問晏嬰嬰曰公穿池沼畏不深
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戒耳景
公懼而脩德後十六日而滅臣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
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慎終于初彗雖見猶未足憂帝
曰誠然吾良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
天下未三十卽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
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爲是乎秦始皇刻
除六國隋煬帝有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何得不戒邪
高祖崩詔山陵一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於是程役

峻暴人力告弊世南諫曰古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
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墳厚隴寶貝珍物適所以累
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菲薄爲長久計昔漢成帝造
延昌二陵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
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
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
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
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
之一以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方中不復容物霍
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

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爲盜之用其甚無謂也魏文帝爲壽陵作終制曰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寢殿園邑棺槨足以藏骨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竝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陛下之德堯舜所不逮而俯與秦漢君同爲奢泰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爲丘隴如此其中雖不藏珍寶後世豈及信乎臣愚以爲霸陵因山

不起墳自然高顯今所卜地勢卽平宜依周制爲三仞之墳明器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事訖刻石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一藏宗廟爲子孫萬世法豈不美乎書奏未報又上疏曰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程課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不亦勞矣漢家大郡戶至五十萬今人衆不逮往時而功役一之此臣所以致疑也時議者頗言宜奉遺詔於是稍稍裁抑帝常作宮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帝數

楷書沙
門智永
善王羲
之書

出畋獵世南以為言皆蒙嘉納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
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日
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
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為世祕愛十二年致仕授銀
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如故祿賜防閣視京官職事
者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懿帝
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
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
矣後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
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即其

舊書陸
又下有
馬元熙

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
家子昶終工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
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叉等共讀
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
秋邴子藉稻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號奇童引蔭補三
衛長乃性疏脫喜劇飲開皇初授太子通事舍人兼學
士被讒輒謝病去十九年召見仁壽宮襲父爵安平公
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愛其才署禮部員外郎奉詔
定五禮律令陰陽書初以疾去舍人也煬帝在楊州召

鏡延年

唐書卷一百一

七

下木翻刻

不赴街之及即位奪爵為桂州司馬官廢還鄉里大業九年成會稽管崇亂城守有功帝顧其名謂虞世基曰是子故在空斥醜處乃授建安郡丞至烏程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更相滅百藥轉側寇亂中數被偽署危得不死會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伏威詒書輔公柘使殺之為王雄誕保護得免公柘反授吏部侍郎或謂帝百藥與同反帝大怒及平得伏威所與公柘書乃解猶貶涇州司戶太宗至涇州召與語悅之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明年

除禮部侍郎時議裂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建論理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媒無度乃作贊道賦以諷它日帝曰朕見卿賦述古儲貳事勸勵甚詳向任卿固所望耳賜綵三百段遷散騎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為子父之固乞致仕帝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卒年八十四諡曰康百藥名臣子才行世顯為天下推重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服雖除容貌癯瘠者累年好獎薦後進得俸祿與親黨共之翰藻沈鬱詩尤其所長樵斲皆能諷之所撰齊史行於時子

舊書及
懸車告
老怡然
自得穿
池築山
文酒診
賞以舒
平生之
志

竟正元年

列傳

百藥

安期

安期亦七歲屬文父貶桂州遇盜將加以刃安期跪泣請代盜哀釋之貞觀初為符璽郎累除主客員外郎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司列少常伯數預決國事帝屢責侍臣以不能進賢眾不敢對安期進曰臣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為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効為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噤默以避讒謗若陛下忘其親讐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上平帝納之尋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諡曰烈自德

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孫義仲又為中書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父玠皆有名梁陳間亮少警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誌于心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使賦詩江總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累遷為尚書殿中侍郎入隋為東宮學士遷大常博士煬帝議改宗廟之制亮請依古七廟而太祖高祖各一殿法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則分室而祭始祖二祧不從迭毀未及行坐與楊玄感善煬帝矜已嫉才因是亦貶西海司戶特博士潘徽貶威定主簿亮與俱至隴山徽死為斂瘞人皆義之後為薛舉黃

書亮親加棺斂之

寬延元年

路側慨
然傷懷
遂題詩
於陲樹

門侍郎舉滅秦王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义
事無道君得無勞乎亮頓首曰舉不知天命抗王師今
十萬衆兵加其頸大王釋不誅豈獨亮蒙更生邪王悅
賜乘馬帛二百段即授王府文學高祖獵親格虎亮懇
幅致諫帝禮納其言王每征伐亮在軍中嘗預祕謀有
裨輔之益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縣侯老于家
太宗征遼子遂良從詔亮曰疇日師旅卿未嘗不在中
今朕薄伐君已老俛仰歲月且三十載眷言及此我勞
如何今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於朕耳善居加食亮
頓首謝及寢疾帝遣醫中使候問踵相逮卒年八十八

唐書卷一百一 列傳 十一 下 亦翻刻

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諡曰康遂良自有傳初武德四年
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
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德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
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
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大學博士陸德明孔穎
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王府記室參
軍事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攝記室許
敬宗薛元敬大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簽蘇勗竝以本
官爲學士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
之几分三番遞宿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 列傳 十一 下 亦翻刻

舊唐書
下有三
其圖三
字

討論墳籍權略前載無常禮之間命闈立本圖象使亮
為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
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劉
孝孫者荊州人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少知名大業末
為王世充弟杞王辯行臺郎中辯降衆引去獨孝孫攀
援號慟送于郊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歷諮議
參軍遷太守洗馬未拜卒。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世居
鄭州仕隋為齊王府屬李密據洛口署記室密敗為王
世充所執衆懼不能寐獨玄道曰死生有命憂能了乎
寢甚安及見世充辭色不撓釋縛為著作佐郎東都平

為秦王府主簿貞觀初累遷給事中姑臧縣男出為幽
州長史佐都督王君廓專持府事君廓不法每以義裁
糾之嘗遺玄道婢乃良家子為所掠遣去不納由是始
隙君廓入朝玄道寓書房玄齡玄齡本甥也君廓發其
書不識草字疑以謀已遂反坐是流雋州未幾擢常州
刺史風績清簡下詔褒美賜繪帛久之致仕加銀青光
祿大夫以祿歸第卒

李守素者趙州人王世充平召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
氏姓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
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答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

舊唐書
作行

覽延元年

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十一

村

曰倉曹此名豈雅自邪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彥昇
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時渭州刺
史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
吳興遷京兆遂爲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於察蓋傳其
業寡嗜欲惟一於學未嘗問家人生貲仕陳會稽王主
簿入隋爲漢王府參軍事以父喪免服除補河間郡司
法書佐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故
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煬帝又詔與起居舍人崔祖
濟脩區寓圖志遷代王侍讀尚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

書
思廉字
簡之

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
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貽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
王至順陽閣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
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嘆曰姚思
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
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王爲皇太子遷
洗馬卽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
書思廉采謝昺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爲梁陳二
家史以卒父業賜雜綵五百段加通直散騎常侍以藩
邸恩凡政事得失許密以聞思廉亦展盡無所諱帝幸

覽延元年

卷一百一

列傳

三

丁未歲刻

九成宮思廉以爲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爲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卽頓劇豈爲游賞者乎賜帛五十匹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諡曰康陪葬昭陵孫壽

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興北方鼓行入關舉京師轟若震霆思廉以諸生侍辱王奮然陳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褫駭自卻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宜太宗之尊表云

壽字令璋少孤撫昆媚友愛力學才辯揆邁永徽中舉明經第補太子宫門郎以論撰勞進祕書郎稍遷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武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叛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壽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爲上應國姓哀類以聞后大悅拜檢校天官侍郎擢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壽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壽始坐事降司賓少卿延載初拜納言有司以壽族犯法不可爲侍臣者壽曰王敦犯順導典樞機嵇康被戮紹以忠死是能爲累乎后曰此朕

意卿無恤浮言證聖初加秋官尚書明堂火后欲避正殿應天變壽奏此人火非天災也昔宣榭火周世延建章焚漢業昌且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聖人之道隨物示化況明堂布政之宮非宗廟不宜避正殿既常禮左拾遺劉承慶曰明堂所以宗祀為天所焚當側身思過振除前犯壽挾前語以傾后意后乃更御端門大酺燕羣臣與相娛樂遂造天樞著已功德命壽為使董督之功費浩廣見金不足乃歛天下農器并鑄以功賜爵一級后封嵩山詔壽摠知儀注為封禪副使更造明堂又以使護作加銀青光祿大夫大食使者獻師子壽

舊書時
有大石
國請獻
獅子壽
上疏諫

曰是獸非肉不食自碎葉至都所費廣矣陛下鷹犬且不蓄而厚資養猛獸哉有詔大食停獻時九鼎成后欲用黃金塗之壽奏鼎者神器貴質朴不待外飾臣觀其上先有五采雜卵豈待塗金為符曜耶后乃止契丹李盡忠盜塞副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使坐累下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暴壽擿發之無所容貸后聞降璽詔慰勞因謂左右曰為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唯壽為兼之新都丞朱待辟坐贓應死待辟所厚浮屠理中謀殺壽據劔南有密告后者詔壽窮按壽深探其獄跡疑似皆捕逮株黨牽聯數千人獄具后遣洛

境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十五

朱壽昌

州長史宋玄爽御史中丞霍獻可覆視無所翻坐沒入
五十餘族知反流徙者什八以上道路冤譟監察御史
袁恕已劾奏璿獄不平有詔勿治召拜地官冬官二尚
書又之致仕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贈越州都督諡曰
成第班

班篤學有立志擢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數被褒
賜累封宣城郡公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
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
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

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
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
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爲詐僞有
黠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
弋絺足革烏齊高帝闌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
具劔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
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劔佩去杜門不
出夫聖賢以簡素爲貴皇王以菲薄爲德惟殿下留心
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來
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僞乘之因緣

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
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詐謬其四曰聖人不專
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
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脩身史所以
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
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時官臣皆得罪獨班擢右散
騎常侍遷秘書監睿宗立拜戶部尚書所歷定州刺史
尚書官皆與琦相繼云卒年七十四始曾祖察嘗撰漢
書訓纂而後之注漢書者多竊取其義爲已說班著紹
訓以發明舊義云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父熙隋鴻臚卿其先乃燉煌右
姓德棻博貫文史大業末爲藥城長屬亂不就官淮安
王神通據大平宮起兵立摠管府署德棻府記室高祖
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初爲起居舍人遷祕書
丞帝嘗問丈夫冠婦人髻比高大何邪德棻對曰冠髻
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彊故江左士女衣小
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
驗也帝然之方是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祕書湮缺德棻
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置吏補錄不數年圖典略備
又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

脫捐今耳目尚相及史有所馮一易世事皆汨暗無所
撥拾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
次各爲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謂然
於是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主
魏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主隋大理卿崔善爲中
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舉
吏部郎中祖孝孫祕書丞魏徵主齊祕書監竇璡給事
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主陳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
及德棻主周整振論譔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
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

家史當立德棻更與祕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
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
梁陳二史祕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摠監脩
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遷禮部侍郎兼
脩國史累進爵彭城縣子轉太子右庶子太子承乾廢
坐除名爲民召拜雅州刺史又坐事免會修晉家史房
玄齡奏起之預東凡十有八人德棻爲先進故類例多
所誡定除祕書少監永徽初復爲禮部侍郎弘文館學
士監修國史遷太常卿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坐
中華殿問何脩而王若而霸又當孰先德棻曰王任德

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
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爲先而莫難焉帝曰今
茲何爲而要對曰古者爲政清心簡事爲本今天下無
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歛省征役爲要又問禹湯桀紂所
以興亡對曰傳稱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
亡也忽焉然二主惑嬖色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此所以
亡也帝悅厚賜以答其言遷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爵
爲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諡曰憲時又
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皆以史學稱當世
鄧世隆者相州人隋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成河陽引

爲賓客秦王攻洛陽遣書諭太世隆報書夸慢洛陽平
亡命變姓名號隱玄先生棲白鹿山貞觀初召授國子
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顛庾安禮敬播俱爲脩史
學士世隆內負罪居不聊太宗遣房玄齡諭曰爾爲人
作書各忠其主耳我爲天子尚甘心疋夫邪母有後疑
改著作佐郎歷衛尉丞初帝以武功定天下晚始嚮學
多屬文賦詩天格瞻麗意悟冲邁十三年世隆上疏請
加集錄帝謙不許終著作郎顧胤蘇州吳人父覽仕隋
祕書學士胤永徽中累遷起居郎兼脩國史以撰太宗
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論次國史加朝請大

夫封餘杭縣男終司文郎中子琮武后時爲天官侍郎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卒后曰琮不幸令雖不舉哀然朕
以股肱特廢視事一日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
學士以脩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
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
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佗國
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
事未成而歿延壽旣數與論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
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

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
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
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
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脩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
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祕閣
仍別錄以賜皇太子云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左史
著格論通曆等書行于時

峒德棻五世孫天寶末及進士第遇祿山亂去隱南山
豹林谷楊綰徵時數從之游而峒博學有口辯綰爲禮
部侍郎脩國史薦峒自華原尉拜右拾遺兼史職累遷

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錄屬起居注亡散峒哀撥詔策備
一朝之遺自開元天寶間名臣事多漏略拙于取弃不
稱良史大曆中以刑部員外郎判南曹遷司封郎中知
制誥兼史館脩撰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當竭
帑藏奉用度峒諫曰臣伏讀漢劉向論山陵之誠良史
咨歎何者聖賢勤儉不作無益昔舜葬蒼梧弗變其肆
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畢陌無丘壠處漢文葬霸
陵不起山墳禹非不忠啓非不順周公非不悌景帝非
不孝其奉君親皆以儉嚴為無窮計宋文公厚葬春秋
書華元為不臣桓魋為石槨夫子以為不如速朽由是

觀之有德者葬薄無德者葬厚章章可見陛下仁孝切
於聖心然尊親之義貴合于禮先帝遺詔送終之制一
用儉約不得以金銀綠飾陛下奉先志無違物若務優
厚是咈顧命鑿經誼臣竊懼之今赦令甫下諸條未出
望速詔有司從遺制便詔答曰朕頃議山陵荒哀迷謬
以違先旨卿引據典禮非唯中朕之失亦使朕不遺君
親于患敢不聞義而從奉以終始雖古遺直何以加焉
峒在吏部因尚書劉晏力時楊炎為侍郎故峒內德晏
至分闕以善闕奉晏惡闕與炎炎心不平建中初峒為
禮部侍郎炎執政不為憾炎出故宰相杜鴻漸門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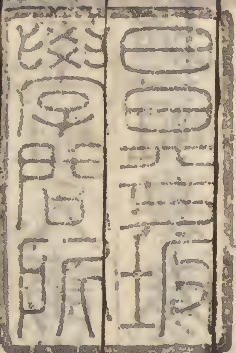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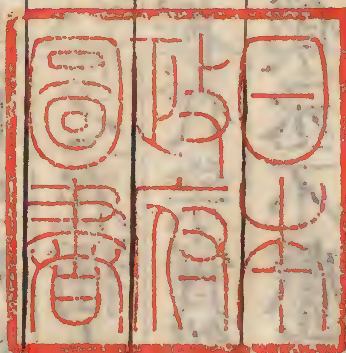
子封求弘文生以託峘峘謝使者曰得公手署峘得以
識炎不疑署送之峘即日奏言宰相迫臣以私從之負
陛下不從則害臣帝以詰炎炎其道所以然帝怒曰此
姦人無可奈何欲殺之炎苦救解乃貶衡州別駕遷刺
史李泌執政召拜太子右庶子復爲脩撰性復且介人
人與爲怨孔述睿同脩史峘念細故數侵之迹睿長者
無所校貞元五年坐守衡州冒前刺史戶口爲已最實
參素惡之貶吉州別駕稍遷刺史齊映爲江西觀察使
按部及州峘輕映後出先至宰相今雖屬刺史自挾所
以過映者至迎謁頗快快以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

人以白頭走小生前君不以此見映雖黜死我無憾映
至峘入謁從容步進不祿首屬戎器映以爲恨去至府
臈峘舉奏前刺史過失無狀不宜按部貶衡州別駕刺
史田敦峘門生也與峘昧生平至是迎拜分俸半以贖
給之在襁十年順宗立以祕書少監召未至卒初受詔
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太
僕丞不獻之以勞贈工部尚書

贊曰文本才猷世南鯁諤百藥之持論亮思廉之遂雅
德棻之辭章皆治世華采而澠汨於隋光明於唐何哉
蓋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夫典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 二十三 下村翻刻

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為之
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
知治之本歟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終

